泰式阶级寓言/预言：察·高吉迪《佩刀》中的马克思主义特性探赜

A Thai-Style Allegory/Prediction of Class: Exploring Marxist Characteristics in Chart Korbjitti's *The Personal Knife*

郑中[1]
Zhong ZHENG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文学院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zhengzhong712@163.com

DOI：https://doi.org/10.5281/zenodo.22011228

摘　要 作为泰国 20 世纪文学先锋的反乌托邦短篇，察·高吉迪（Chart Korbjitti）的《佩刀》以冷峻笔触镌刻出一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寓言。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聚焦“佩刀”意象的四重隐喻——“权欲之刃”“暴力之刃”“规训之刃”与“异化之刃”，系统剖析小说中所呈现的阶级压迫、暴力统治、意识形态操控与人性异化等核心议题。通过解构“食人盛宴”这一极端设定，《佩刀》不仅揭示了泰国 20 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狂飙时期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更展现出作者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深刻的现实洞察力。

关键词 泰国文学；察·高吉迪；《佩刀》；马克思主义

Abstract As a pioneering dystopian short 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Thai literature, Chart Korbjitti's *The Personal Knife* presents a stark class allegory set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 Drawing on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urfold metaphor of the "personal knife"—the Blade of Power, Violence, Discipline, and Alienation—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core issues of class oppression, violent domination, ideological control, and human alienation depicted in the narrative. By deconstructing the extreme scenario of a "cannibalistic feast," *The Personal Knife* not only expose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ai society during the capitalist acceleration of the 1980s, but also reflects the author's distinct Marxist stance and penetrating social critique.

Keywords Thai literature; Chart Korbjitti; *The Personal Knife*; Marxism

引言

作为泰国当代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察·高吉迪（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1954–, 又译查·勾吉蒂）于 1982 年和 1994 年斩获东南亚文学界最高荣誉——东盟最佳创意文学奖，成为泰国首位两次荣膺此奖的作家。2004 年，泰国文化部授予察·高吉迪“国家艺术家”称号，这进一步巩固了其

收稿日期：2025-08-29；**修改日期**：2025-10-23；**录用日期**：2025-12-24
作者简介：[1]郑中，华侨崇圣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泰国文学史上的地位（บุศราพรรณ ประจง，2017：2）。泰国文艺评论家们把察•高吉迪视为一位国际化的作家，其作品既延续了自西巫拉帕（กุหลาบ สายประดิษฐ์, Kulap Saipradit, 1906–1974）以来泰国严肃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真实人生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 20 世纪主要文学流派的理念与手法，开辟了一种极具先锋性和试验性的小说创作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性特征（熊燃，2017：96）。

1988 年，察·高吉迪蜚声文坛的中篇成名作 คำพิพากษา 的两个汉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的《人言可畏》由谦光（路丕忠、王文枰合署笔名）翻译，成为“东方文学丛书”东南亚文学译介工程的首批成果；栾文华教授同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译本《判决》，因译者本人曾获西巫拉帕奖、素林特拉查奖，依托其文化积淀与学术权威，建构起学术型译本的典范。短篇译介方面，1987 年《刑警与案犯：泰国短篇小说选》中谦光、白松合译《顽石无价人有价》已展露出社会批判维度；首发于《世界文学》1989 年第 4 期的谦光译《投桃报李》更通过国家级文学期刊的传播势能，使中国学界完整把握高吉迪从中篇社会叙事到短篇人性洞察的创作脉络。这种由丛书工程、权威译本、期刊传播构成的立体译介网络，深刻重塑了泰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接受史的知识图景。

《佩刀》收录于察·高吉迪 1984 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作为察·高吉迪继《判决》《顽石无价人有价》《投桃报李》后第四部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该作直至 2025 年才与中文读者相见，由笔者翻译，刊载于同年《世界文学》第 3 期。笔者在该篇译者前言中介绍道：“该小说凭借炉火纯青的象征手法与叙事技巧，刻画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展现了察·高吉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及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是其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佩刀》描绘了一场仅限持佩刀者参与的血腥晚宴：筵席上，“下等人”成为供食客们用刀割取的盘中餐。初获佩刀的儿子因恐惧而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动手。最终在父母的“教导”下，他克服了内心的道德挣扎，咬下了第一块人肉……

上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首次在泰国面向大众发行（杜洁，2016：123）。北京外文出版社 1976 年泰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集》传入泰国后，于 80 年代被波皮特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บพิธ, Bophit Publishing）等多家泰国出版机构再版发行。此外，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泰文版《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论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作品也引发较大影响。1973 至 1975 年，数百本马列主义相关书籍的泰译本出版，并在大中学生中广泛传阅（杜洁，2016：123）。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泰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对察·高吉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八十年代炳·廷素拉暖（เปรม ติณสูลานนท์, Prem Tinsulanonda）政府治下的泰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当时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虽然为泰国的物质文明带来了巨大进步，使其跃居“亚洲四小虎”之一，却并未让国民的精神文明得到相应提升，反而加剧了泰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察·高吉迪以“佩刀”为喻，深入描绘了泰国社会的阶

级压迫和权力斗争，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下的无力与挣扎，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暴力与权力的运作机制。

在《佩刀》汉译过程中，笔者查证发现，目前学界对察·高吉迪的研究主要围绕其语言艺术品鉴展开，而鲜有对其小说中马克思主义特质这一突出思想内核的深入探赜。若从该角度切入，文本中隐喻的复杂性便如茧丝般层层剥开："权欲"的魔杖如何完成代际传递？"暴力"的统治如何被包装为文明的仪式？"规训"的枷锁如何内化为生存的本能？"异化"的深渊又如何在吞噬他者时反噬自身？这些追问构成了解读《佩刀》的四重路径，每一重路径均对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关切——从《共产党宣言》对阶级权力的揭示，到恩格斯关于暴力机器的推演，再到《资本论》对资本关系的剖释,最终指向劳动异化所致的主体性裂变。

一、佩刀作为"权欲之刃"：阶级堑壑与资本传续

《共产党宣言》（1848/2009：5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此言如镜，映照出权力在阶级分野中的冷酷本质。而在《佩刀》这部小说中，"佩刀"直指权欲的核心，凝结了资本在统治阶级间代代相传的隐秘法则。因政治制度依附于经济基础而生，权力遂无可避免地落入掌控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之手。于是，这柄"权欲之刃"不仅是特权阶级的身份铭刻，更昭示着上位者对权力的无尽渴求，以及对继承秩序的严苛守护。

小说以沉静而意味深长的笔触开场。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携妻儿赴一场以佩刀为通行证的筵席，意在试炼儿子能否承袭父辈的地位。这并非寻常的家宴，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成人礼"，为资产阶级的后代铺设通往权力殿堂的阶梯。书中写道：

> 他的佩刀静静地躺在面前，等待着猎物。在他获准拥有佩刀——少数人的特权——后，我亲自带他去挑选了这把刀。从这座城市的人口基数来看，我们这种有权拥有佩刀的人只是极少数，其余都是下等人。
>
> "仔细检查一下，一定要随时能用得上，无论在哪，无论是否饥饿。记住，必须随时准备好你的刀……"我一直牢记父亲的教导，今天就要将这些话传授给儿子。
>
> （察·高吉迪，1984/2025：187）

父亲的教诲如同一道无形的锁链，要求儿子不仅在行为上遵从，更在内心深处皈依父辈的价值体系，方能被认可为"同类"。佩刀作为"权欲之刃"，其真正锋芒不在于切割肉体，而在于作为一种物质性象征，完成着将社会成员区隔为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功能。正如列宁（1918/2015：6）所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资产阶级用佩刀在后代掌心刻写权力密码时，他们切割的实则是自身与人类共情能力的神经联结——刀刃的锋芒不是向外征伐的武器，而是向内雕刻统治基因的手术刀。

然而，权力传承的链条总在暗处滋生裂痕。主人公担忧儿子对权力“缺乏渴慕”，正源自于资产阶级对资本连续性的断裂产生的深层不安：

> 妻子向儿子详细解释着，他听得有些无精打采。我觉得他应该更有干劲一些，千万别变成了下等人。儿子眼里没有我们那种饥渴的神情。他应该明白，能拥有佩刀是多么难得。很多人拼命想得到佩刀却只是徒劳，有些甚至成了掮客，不惜出卖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来换取佩刀的资格。有些人千辛万苦地远赴他国，只为求人为自己申请佩刀持有权提供担保，还有些人以非法的手段谋取佩刀。可我的儿子似乎并不懂得这些艰辛，我只是把旗下的两家公司转到了他的名下，他就立刻获得了佩刀的资格。或许是因为这样太容易，他才满不在乎。
>
> （察·高吉迪，1984/2025：189）

这段自白暴露出资本传续的悖论：当权力继承过于顺滑地依附于产权转移，统治阶层的残暴本能便会在舒适中退化。佩刀从浴血争夺的战利品沦为股权证书的附赠品，折射出资产阶级从“强盗骑士”向“食利贵族”的阶层转变。父亲对儿子冷漠态度的焦虑，实则是嗅到历史周期律的血腥气息——当佩刀不再需要沾染反抗者的鲜血即可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便如同失去淬火工序的刀刃般脆弱。

金属意象最终在“上菜”的场景中完成变奏：“一个男人被推了进来，他赤身裸体地躺在金属床上，腰部和四肢被金属带捆缚着，头部完全罩在一个固定在床架上的方形铁盒里”（察·高吉迪，1984/2025：190–191）。这幕哑剧般的展示实为权力拓扑学的终极宣言。该场景虽不见佩刀之形，却更彻底地暴露其本质——当权欲的达成不再需要显性剥削，说明剥削已内化为社会装置的骨骼。金属护具的几何冰冷与人体曲线的生物温热形成残酷对位，恰如佩刀在宴会上的双重存在：它既是缺席的在场（对被压迫者的物理威慑），又是在场的缺席（对统治者而言退化为装饰性符号）。那些被铁盒遮蔽的面容，正是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终极产物——当个体沦为可替换的零件，阶级堑壑便从社会层面沉降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物种隔离。

《佩刀》于此完成的不仅是对 20 世纪泰国阶级社会的寓言式刻画，更是一则关于资本权力演进轨迹的冷酷预言。小说中“股权转让即自动获取佩刀资格”的设定，精准预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如何悄无声息地转化为“人身支配权”。资本继承的完成便意味着对他人生命权支配的自然获得，资产阶级便从早期的暴力掠夺者，演变为通过法权与金融制度进行“文明化”统治的食利阶层。这柄“权欲之刃”的代际传递，预言了资本权力如何通过制度化、隐形化的方式完成自我复制与巩固，其在今天的现实回响，便是日益固化的阶层与财富世袭制度。

二、佩刀作为“暴力之刃”：阶级假面与统治建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4/2012：176）曾总结道：“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

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小说中的食人剧场恰为此论断作注：宴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屠宰场，更是符号暴力的炼金炉。当暴力被赋予“文明化”的仪式外壳，统治阶层得以将血腥镇压转化为社会共识的生产机制。刀叉碰撞的清脆声响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同参与了一场自我合理化的盛大催眠。

在宴席的昏黄光晕中，围裙与佩刀的共谋悄然编织着权力的经纬。主妇们“在昏暗中忙着系围裙，仿佛高档餐厅里正在准备切猪剁牛的厨师”（察·高吉迪，1984/2025：190），这一细节的吊诡性在于：围裙本为劳动阶层的标志物，在此却异化为阶级特权的纹章。棉质围裙的遮蔽功能具有双重性——既物理性过滤屠场腥膻，更象征性消解暴力的道德重量。“我们这个阶层的主妇都是这样的做派”的轻描淡写，暴露出统治阶层的认知暴力：他们将血腥劳动重新定义为“亲自做饭”的温情表演，使暴力实践消融于家庭伦理的日常叙事。而佩刀的冷光刺破这层伪饰，暴露出暴力作为统治根基的本质：当刀锋切入血肉的瞬间，“案板上的血”不再是需要遮掩的污渍，而是权力合法性的朱红印鉴。围裙与佩刀在此构成辩证的双生体：前者负责将暴力消毒，后者负责将暴力神圣化，二者共同维系着文明表象下的嗜血秩序。

当刀刃最终落下，暴力的诗学在断腕场景中抵达巅峰：“血溅到了我的脸上……手腕还在抽动着……他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我说：‘我喜欢吃手指，里面的筋嚼起来脆脆的。’”（察·高吉迪，1984/2025：192）手腕的生理性抽搐成为统治美学的核心符码，其意义不在于展示残酷，而在于构建阶级感知的范式：当生命体的神经反射被简化为食材的“新鲜证明”，剥削逻辑便完成了对生命价值的彻底重构。施暴者的“道歉”与“大笑”构成认知暴力的双重奏——前者模仿文明社会的交往礼仪，后者撕破伪善面具，暴露出暴力作为阶级快感的本质。咀嚼手筋的“脆响”在此具有仪式性功能：通过将暴力体验转化为感官愉悦，统治阶层不仅消解了屠杀的道德重量，更将剥削内化为舌尖的震颤与喉间的餍足。这种暴力的感官化改造，使得阶级压迫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成为统治集团自我认同的享乐源泉。

而统治的建构远不止于依赖于显性暴力，更在侍者“没有资格拥有佩刀”（察·高吉迪，1984/2025：187）的境遇中凸显其精微机制。佩刀在此不仅是暴力工具，更是阶级身份的元语言——它构建起“有资格施暴者”与“只能承受暴力者”的符号鸿沟。统治者“没回头看侍者”的傲慢，暴露出暴力内化的终极形态：当支配行为成为肌肉记忆般的条件反射，权力便从外在规训升华为统治者的本体论存在。侍者战栗的身体如同镜面，既映照出被压迫者的生存语法，也折射出施暴者的异化本质——他们必须通过持续施暴来确认自身存在。佩刀由此成为双向禁锢：它同时作为被统治者的物理枷锁和统治者的精神镣铐，将整个社会囚禁于暴力循环的莫比乌斯环中。

此处的“食人剧场”以其惊人的象征力量，超越了对其所处时代的批判，直指未来资本主

义暴力形态的演变。小说中暴力被仪式化、美学化乃至感官化的过程，预言了当代消费资本主义如何将系统性的剥削与压迫，包装为光鲜的娱乐产品与生活方式。正如宴席上的食客无需亲手杀戮即可享用血肉，今天的消费者亦通过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得以在远离血汗工厂与生态灾难的舒适空间中，享用着由远方他者血汗凝结的商品。这种将暴力精细分解并藏匿于日常消费行为背后的机制，正是《佩刀》中狂欢盛宴在当代社会的精准映照，揭示了文明表象与暴力内核始终共存的预言性真相。

卡尔·马克思（1867/1976：62）在《资本论》中曾以振聋发聩之势断言：“资本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此言直指资本的核心本质，而在察·高吉迪的笔下，“佩刀”不仅凝结为权欲与暴力的符号，更代表着潜藏于资本深处的规训力量。它将“拥有佩刀”与“免于苦难”紧紧捆绑，使被统治者不自觉地将压迫的逻辑奉为“自由意志”。资产阶级借此施展精神操纵的技艺，奴役无产者的意志，遂使阶级秩序在无声中得以再生产，循环往复。这种机制恰与米歇尔·福柯（1975/2012：248）的灼见不谋而合：“规训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

小说中，父亲对儿子的训诫如警钟般敲响，揭示了佩刀在社会阶层中的深层意蕴：

> “如果你决意让我们丢脸，那就随你吧。好好考虑清楚，因为那意味着生活将彻底改变，你会变成一个下等人。不久以后，如果你有了妻子、孩子，饥饿难耐时也只能把他们沿街售卖给那些有佩刀的人，让他们——或者是你自己——被人活生生地剥皮割肉、吸血食脑。到那时，可别来向我哭诉求助，我帮不了你……”
>
> （察·高吉迪，1984/2025：189）

此言并非恫吓，而是赤裸裸的事实陈述，语气中虽带愠怒，却掩不住对社会规范的无奈顺从。父亲将“与众不同”描绘为坠入“下等人”的深渊，社会等级的壁垒在此显露无遗。通过无形的压力，个体被规训为秩序的顺民，而“贫困交加”与“卖孩子”的惨景，更以极端后果震慑人心，强化父权对个体的宰制。尤为可怖者，乃是“佩刀之人剥皮割肉、吸血食脑”的暴力意象——偏离规范即被生存威胁所吞噬，恐惧如影随形，奴役自由意志，扼杀个体化的微茫希望。

佩刀的规训力量在小说中层层递进。父亲一边切肉，一边叮嘱儿子：“好好保管你的佩刀，它标志着你吃人肉的资格。”（察·高吉迪，1984/2025：195）此语简短，却道尽佩刀在阶层中的排他性本质。唯有被统治阶级认可者，方能手握此物，跻身权力之列；其余之人，则被无情摒弃于权力象征之外。这种仪式性的赋权，不仅固化了阶级分野，更赋予统治阶级以合法性，令其对下层的支配地位坚不可摧。下层阶级在日复一日的规训中，逐渐将佩刀所代表的权威奉为圭臬，内化为信念的基石。反抗，遂成奢望，甚至被视为悖理，阶级分化由此凝为社会中经久不息的常态。

此外，资本主义无情的规训之刃不仅横亘于代际之间，更时刻箝制着广大被统治阶级的命

运。小说中晚宴侍者的遭遇便是明证：

> 妻子和儿子还没有回来，我叫来侍者解下围裙，上面满是血迹。他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比之前更为恭敬。眼前的画面显然吓坏他了，这给下等人狠狠地上了一课——如果他们不想重蹈覆辙，变成那两具被人分食的身体。
>
> （察·高吉迪，1984/2025：192）

在反抗无门之际，侍者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缩影，被迫屈于从属地位，机械地重复着象征性服从的姿态，直至将卑微内化为自我意识的血肉。这种规训机制，既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性，又通过符号性服从的持续实践，确保了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受支配者被物化为工具，符号秩序中的非人化倾向暴露无遗，社会道德的衰微与权力关系的深层不平等，皆在此中昭然若揭。文化霸权以仪式化的服从为经纬，编织出一张巩固阶级不对称性的巨网，使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得以绵延不绝。

父亲对儿子的规训逻辑，以其赤裸的效用主义，预言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更为精密的“生存主义”意识形态。那句“如果你决意让我们丢脸……你会变成一个下等人”，精准对应了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失败恐惧”——一种驱动个体进行自我规训的核心动力。在“不进取即坠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下，系统性的危机被转译为个体的失败，迫使人们内化竞争逻辑，主动拥抱 996 工作制、接受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并视之为保持“佩刀资格”（即免于沦为“下等人”）的唯一途径。小说由此预言了规训模式的现代转型：从外部强制，发展为依靠制造并管理焦虑而实现的内部驱动。

三、佩刀作为“异化之刃”：阶级缧绁与主体裂变

异化——正如卡尔·马克思（1932/2000：52）所揭示的——是劳动者创造之物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在小说中，当儿子被迫参与食人仪式时，他不仅与自身的道德感割裂，更将他人降格为可供消费的对象。这种转变并非无产阶级的专属体验，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弥漫的状态。即便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无法逃脱权力、财富与社会期待所编织的缧绁，他们同样在异化中丧失自我。

作为“异化之刃”的佩刀在儿子手中初露端倪。“他依旧紧张不安，手微微颤抖着，慢慢将刀抽出——刀刃反射的光刺进我的眼睛——笨拙地放在刀架上。”（察·高吉迪，1984/2025：187）这一细节刻画出儿子内心的挣扎，刀刃反射的光不仅刺入叙述者的眼帘，更象征着异化过程对主体性的刺穿。他的颤抖与笨拙，恰是劳动异化在个体身上的具体显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性裂变的初始阶段。在父亲的强制目光下，他不得不接受佩刀的考验，这一行为揭示了个体如何在符号秩序中逐渐丧失自主性，沦为统治阶级维护利益的工具。佩刀在此不仅是器物，更是阶级压迫与主体异化的象征，个体在它的重压下难以挣脱。

父母对儿子的教导进一步暴露了阶级意识形态的复制机制。当儿子疑惑地问及仪式中的细节：“为什么要用盒子罩住头，爸爸？”父亲冷漠地回答：“这是规矩。吃人的时候，不要同情，不去看他们哀求的眼睛，不去听他们求饶的哭喊。”母亲则补充道：“不能同情他们，这些下等人是生来给我们这些人吃的。一旦产生了同情，我们就无法享受……”（察·高吉迪，1984/2025：191）儿子的提问流露出对既有秩序的些许抗拒，然而父母的回答却以“规矩”之名迅速扑灭了他的疑惑。“用金属盒子罩住头部”这一细节，暗含着对情感的刻意隔绝，映射出资本主义结构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下等人”被剥夺为人的资格，沦为可供剥削的对象，而上层阶级则通过代际传承的意识形态，将压迫与冷漠正当化。这一过程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观念作为阶级关系再生产工具的作用。这种教导不仅系统性地异化了儿子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将他者视为纯粹的客体，更将他塑造成资本链条中的一环，使其在“规矩”的内化过程中，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误认为是自身的自由选择，最终导致了其天性中同情与人性等“类本质”的湮灭。

随着叙事推进至尾声，儿子也一步步从抗拒走向沉沦。他在母亲面前请求：“妈妈，再给我一点。”声音虽带有一丝令人怜爱的恳切，但随后的场景却令人不寒而栗：“过了一会儿，我瞥了一眼儿子，他已经吃完了盘里的肉，手里却还紧紧攥着他的佩刀。他正注视着桌边的侍者，心思都写在了脸上。”（察·高吉迪，1984/2025：195）此时的儿子，已不再是仪式中的被动参与者。他紧握佩刀，目光投向侍者，表明异化已然完成——他从受害者转变为压迫者，将佩刀的重量内化为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一转变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循环性与不可逆性：作为统治阶级的后代，他被迫压抑同理心，接受冷酷的“规矩”；作为资本的工具，他又主动将异化施加于他人。被异化者的道德在此沦为“下等软肋”，其主体性也在阶级身份的锻造下产生裂变。

儿子从颤抖抗拒到紧握佩刀、觊觎侍者的转变，完成了一个异化循环的预言。这一过程不仅描绘了个体良知的泯灭，更深刻地预示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逻辑中，主体性将如何被彻底地重构。当代的“佩刀”化身为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与社会声望，人们为获取并维持这些符号，不断压抑真实情感，将自我工具化，并习惯于将他者视为潜在的资源或威胁。如同小说中的儿子最终将他人视为食物的来源，现代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不自觉地将他人物化，视为实现自我目标的工具或需要超越的障碍。这标志着异化的最终完成：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而是成为了资本增殖与身份维护这一永恒运动中的齿轮与燃料，印证了《佩刀》对人性在资本结构中必然走向的悲观预言。

结语

作为泰国当代反乌托邦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佩刀》通过四重隐喻展开马克思主义批判：权欲之刃揭示阶级权力的世袭本质——资本通过“成人礼”将统治基因植入后代；暴力之刃雕

刻文明假面——以“食人剧场”的符号暴行将压迫升华为统治美学；规训之刃展现意识形态操控——经由代际恐吓与符号服从迫使阶级秩序内化；异化之刃直击人性裂变——统治者在享受权力快感时，自身也沦为道德荒漠的囚徒。

反观当下，当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幽灵披上赛博格（Cyborg）外衣，每个数字公民的指尖都悬着隐形的“佩刀”。当我们点下“立即购买”的那一刻，亚马逊雨林深处的某间工坊正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数据的阴影里；在我们追逐“网红同款”的热潮中，东南亚的少女在缝纫机前度过的青春，被挤压成直播间里转瞬即逝的弹幕；当我们翻看“最新机型”的介绍时，刚果矿井中的呐喊，早已沉没在手机芯片里那一行行冷冰冰的代码之中……小说中“金属盒子”罩住的岂止是受难者的面容——它更是当代人伦理知觉的遮罩装置，让消费成为一场无痛的血祭仪式。

恰如斯拉沃热·齐泽克（1989/2002：64）所言：“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一论断迫使我们将《佩刀》中的“食人盛宴”从一则骇人听闻的奇观，重新审视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被日常化了的现实结构。它并非扭曲了某个“本真”的社会，而是揭示了支撑着资本主义文明运行的、被压抑的底层真相——即社会性的协调与繁荣，建立在系统性的剥削与牺牲之上。齐泽克所言的意识形态，正是一种让我们能够一边参与并维系这个结构，一边对其核心的暴力视而不见的认知框架。小说中那场必须佩戴“文明”面具才能进行的血腥仪式，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运作的极端隐喻。它形象地说明，我们并非先看到一个“真实”世界再对其进行“扭曲”，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抛入一个由特定符号秩序所构建的、以他者牺牲为代价的“现实”之中。察·高吉迪的跨时代性正在于此：他既撕开泰国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痂壳，又以“预言”的先知性维度在疮口中嵌入照见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式”镜面碎片，迫使读者凝视异化链条永动不息的生存困境，于文学与现实的交叠中叩问人性的沉沦与救赎。

参考文献

กลุ่มศานติ์. (1985). ‘มีดประจำตัว’ เรื่องสั้นดีเด่น ของ 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ถนนหนังสือ*, *2*(8), 84-85.

กุลแก้ว สุขสลักคำ. (2008). ผลกระทบของค่านิยมสมัยใหม่ต่อคุณค่าข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สะท้อน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เรื่อง เวลา ของ 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นคว้าแบบอิสระปริญญา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ชียงใหม่.

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1984). *มีดประจำตัว*. ค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บุศราพรรณ ประจง. (2017). *พัฒนาการ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ระหว่างปี พ.ศ.2522-พ.ศ.2548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ปริญญามหาบัณฑิต].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ลปากร*.

อรพินท์ คำสอน. (1997). *สุนทรียศาสตร์แห่งความพ่ายแพ้ :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กึนเทอร์ กราสส์ กับ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ปริญญามหาบัณฑิต].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อรรถสิทธิ์ เมืองอินทร์. (2000). *แนวคิดปรัชญาอัตถิภาวนิยมใ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 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 ช่วงพ.ศ. 2522-2536* [ปริญญานิพนธ์ กศ.ม.].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ชียงใหม่.

อิราวดี ไตลังคะ. (2005). กว่าสองทศวรรษ ‘คำพิพากษา’ : ใครกันแน่ที่อยู่ในร่างแห. *คนรักหนังสือ*, *1*(1), 46-51.

Engels, F. (1884).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Verlag der Schweizerischen Volksbuchhandlung.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Gallimard.
Marx, K. (1867).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1).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Marx, K. (1932).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Marx-Engels-Verlag.
Marx, K., & Engels, F. (1848).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Žiž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Verso.
Ленин, В. И. (1918).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Жизнь и знание.
查·高吉迪. (2025). 东南亚小说选 佩刀(郑中译). *世界文学*, (3), 185–195. (原著出版于 1984 年)
杜洁. (2016). *马克思主义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电子科技大学. https://doi.org/10.7666/d.D01163098
熊燃. (2017). 从《判决》到《时间》:查·高吉迪的小说之路. *亚太研究论丛*, (1), 96–106.

（责任编辑：彭珺）